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文学名著

文学 作品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第4辑

BF02125

小 说

白 蚁·····	张春荣	一
征 途(上、下)·····	陈万源	九
白纱礼服·····	星 影	二三
小豪和李伯·····	光 强	二九
未亡人·····	孙怡人	三三
特别的一天·····	江仁安	三三
幸福餐厅·····	曾永莉	四五
回 归·····	幻 影	五二
投 注·····	石 松	五九
迷宫林·····	张 过	六二
某男子的来信·····	王幼华	六九
逃·····	林永昌	七六
舐犊情深话家常(上、下)·····	戴 良	八三
一个医生的奇遇·····	萧 源	一〇七
苦 果·····	阿 瑜	一一〇
血 痕·····	沈思恒	一一二
百密一疏·····	林中英	一一三

诗 歌

江南游草·····	陈秉昌	八三
七律——瞻仰李大钊烈士陵园·····	艾 达	八五
最后的审判·····	苦 苓	八六
记 得·····	汪 翔	一〇三
秋天的意思·····	林静秋	一〇四

散 文

心最深处·····	林 涓	四一
秋 思·····	小 建	一一四
归 途·····	林 涓	四四
远方的来书·····	罗 兰	九六
祖国纪行·····	傅朝枢	一一五
再一次接触·····	黄思敏	一一九
雪泥鸿爪·····	宁 静	一二一
故乡的雨·····	湘 湘	一二二
春节琐记·····	陶 然	一二三
四 季·····	林黛嫚	一二五
秋之小笺·····	寒 林	一三一
冬之梦·····	孙玮芒	一三三
友 情·····	王忠纯	一三九

B 378057

87
I11
47
2:2

目次

Bf02 123

小 说

蛇挖蛇·····	戴 良	一
美国月亮(长篇连载小说)·····	曹又方	三一
臭水沟旁的城堡·····	王安伦	九七
不矛盾定理·····	欢 卓	一三二
女秘书之恋·····	张嘉泰译	一三七
金榜题名时·····	何崇之	一三八
失去的龙(1—4)·····	李 黎	一四一
诗 歌		
贝珠泪·····	张 错	二
卖水果的老头·····	陈美连	七
距 离·····	杜国清	九
在彩虹的这一边·····	夏 维	一一
天未怀人·····	魏予珍	一四
诗人之逝·····	洛 英	一五
赠高阳七律一首·····	周弃子	一六
依韵酬答·····	高 阳	一六
上 游·····	萧 湘	一七
载瓦的老人·····	王仁玠	二一
春潮曲·····	望 云	二三
诗三首·····	杜国清	二四
诗两首·····	叶维廉	二七
论书绝句百首并序·····	郑 騫	一〇二

B 378051

白蟻

張春榮

直訂著社會版新聞：「翻倒會單骨牌！宜蘭婦人創下倒會新紀錄！一百四十個互助會被她一口氣推倒！千人生計都壓在會單『骨牌』下。吳姓婦人惡性倒會，計五千多萬。今人去樓空，不知藏匿何處。吳姓婦人在仁愛街上開布店，很會做生意，善於招攬顧客，對人客氣。去年在仁愛街、尊賢街、自強路一帶先後成立互助會。每會每月五千至一萬元不等，並同時跟幾十個會頭的會。據初步了解，受害者將近一千人。其中一位五十四歲的婦人，守寡十年，收養一個男孩，平日省吃儉用，常常為節省五元的車費，寧可走五公里路去做工。如此辛辛苦苦共存了五十萬元，準備當成兒子結婚費用。當她知道被倒的消息後，憤而自殺，幸好被人及時發現。至於其他會頭紛紛受其牽累。一名蔡姓會頭說，吳姓婦人跟了他五會都已事先標走，現在他五月要賠上四十多萬。……」春福不禁皺起眉頭。嘖嘖嘖！五千多萬？心肝真殘！做這種缺德的事，不怕絕子絕孫？呼！五千多萬？不是開玩笑！一張張堆起來比自己身高高出一個頭都不止。我春福一個小小的僱員一生賺到鬚髮變白也賺不到這麼多！真真向天借膽，令人心寒！看來「跟會」真受小心。你要人家的利，人家就想耍你的本；你吃人家的細皮，人家却想吞掉你的大肉！就像自己，若不是宏財這個人很靠得住，多年的老同學，從小一起長大，穿過同條褲子，自己可向來不跟會！去年宏財來邀會，一會三千元，加上自己，共二十個人，到時可以，

拿六萬。利潤比放在銀行或郵局都高些，自己覺得划算。順口問問老婆意見，英桃也沒說什麼。於是自己才跟。嗯。算算到現在，也納了一年半了。下個月，乾脆把這個會標下來。——

「爸！——你看啦！電視又在脫線，又在跳舞了！」小龍坐在藤椅上直跺腳嚷道。

跳舞？春福抬頭，瞄了一眼。

此際，電視畫面上出現一隻白蟻。自左上角跑下來。一進入中央地區，長長直直的身軀立即曲曲折折起來。小腦袋上的大牙齒一下子被扭曲拉長。

咳！春福苦笑。是沒錯！這台電視看久了，銀幕中間就會開始跳舞，變形。彷彿在平靜的水面上有一道無聲無息的海浪在那裏湧動。英桃每次看到，就常笑：「福地，我們家的電視，效果很特別，和別人的不同。」自己一聽，也只好裝聾作啞地傻笑。人說：「沒錢就該靜一點。少說話。」事實上，這台是二手貨。當初老李廉賣給自己，能好到那裏去？過年前，自己拗不過母子二人的相笑，將電視搬去宏財家具行對面的電器店修理。周老板檢查後說內部電晶體老化，畫面不穩，修起來很麻煩，乾脆折舊，換台新的：「福地，莫太省！大同最新型彩色，一台才二萬捌。畫面又穩定又清晰，看起來不吃力，更不會傷害小孩子的眼睛。」自己只淡淡接道：「我再考慮看看！」結果，一考慮就半年。想想，也該換一台。

「免踩腳蹬地，過些時，爸再買台新的！」

「什麼時候？爸！」小龍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會買就是。」春福突然注意到自己回來一段時間了，怎沒見到英桃的人影。

「阿龍，你媽呢？」

「媽說她和隔壁阿福嬌去國小換材！」

換材？春福腦筋一轉。國小最近正在翻修一批教室。英桃一定去將那些壞桌椅、廢棄的木塊搬回來燒。想想，英桃跟自己也辛苦。就像現在，黃菜用瓦斯爐，但燒開水洗澡，還是用大竈。每次自己先洗後，英桃再倒水到鍋內，加添木柴，才燒她和小龍要洗的。可是熱水要燒很久才會滾熱。尤其在冬天下雨的晚上，寒風瑟瑟，自己進來倒杯茶，看英桃一個人默默的蹲坐在大竈前添柴火。火光閃爍在她清瘦的臉上。自己總覺得過意不去：「英桃，等我把宏財那個會標下來，我們來裝個熱水器，不要讓你洗澡也這麼辛苦。」「慢慢來，免趕緊！」英桃的眼中閃出喜悅的光彩，臉上跟著綻開一朵笑臉……

喝口菊花茶，春福仰臉。望著牆角上發霉的壁紙，壁紙上的綠竹紋成一灘黑黃；定睛注視屋樑上蓄滿塵垢的木條一排排並列斜下，早已都黑褐泛白；繼而目光一轉，凝視木條上的瓦片暗紅中滲著黧黑；心中，不免一陣洩氣。事實上，這間老厝住了這麼多年，也該翻修翻修，整頓整頓！尤其客廳上的屋瓦簡直被夜雨相互追逐的雄貓母貓踏得破墨綠的蒼苔。上月宏財來收會錢，就半開玩笑道：「福哥！屋頂也差不多要翻修了。再來，快到雨季了。再不弄，你這個三合院就要變成民俗文化村啦！」春福一聽，一時也覺得訕訕然。固然說老房子

冬暖夏涼，可是客廳上空靠牆壁的一角已經有些裂損。再不翻修，雨季一到，客廳裏大概要滴滿水，養金魚了。當晚，他向英桃提出自己的構想。等下個月，把宏財那個會標下來——先翻修屋頂，將瓦片全換成石綿瓦；再來，裝個熱水器；剩下的錢，如果可以的話，再買台全新的電視。當然不必大同最新型的。英桃靜靜地依偎在他肩窩上聽著。春福越說越快，手輕撫英桃的秀髮，眼前浮起房屋煥然一新的模樣。「這樣，錢夠嗎？」英桃柔柔的聲音在耳朵輕響。「哈！沒問題啦！」

「咯咯咯——爸！你看啦你看啦——」

是什麼事？笑得像公雞亂叫？春福好奇的注視電視畫面：

巨大食蟻獸正追逐一隻白蟻。距離拉近。

（食蟻獸和白蟻的身體在畫面中間同時變形扭曲）白蟻趕忙跑上一棵樹，迅速用鋼鋸般的牙齒將大樹鋸成兩段。

（粗大的樹幹在中間部分也開始變形而加粗）食蟻獸追過來，上截樹幹正好倒下。

咚！——一聲，食蟻獸被壓得扁平。

——救——命啊！——食蟻獸吐出長長的舌片

「哇！白蟻好聰明喔！」小龍拍手叫好。

春福牽動嘴角一笑。小孩子就是小孩子。管你是真是假。

「哇！哇！哇！」

「哇——！香香脆脆的羊茅棒來了！趕快來買喔！」

「一買就送好好玩的『猴子爬線』，你看！嘻嘻——！好好玩喔！」

電視廣告出現，小孩稚嫩的聲音乍響。

春福收回視線，目光落在報紙的文教版：「——林安泰古厝拆下的木柱梁棟，堆置環河路橋下，今遭嚴重破壞。——靠牆的地方赫然出現蟻蛀的痕跡。木柱中多半被白蟻咬得滿目瘡痍，慘不忍睹。……」一想到白蟻，白蟻尖銳的嘴角、蛆般光禿的形象，立刻鮮明的映入春福腦海。認識白蟻是在他高二住宿時。一個雨後微涼的黃昏。他正坐在靠窗的桌前：

突然一些棕褐色的蟲體飛進來。落在桌面的玻璃墊上。

小腦袋，一口尖銳的牙齒，兩片淡墨色膜質的翅膀比蟲體本身還要長。

閒著無聊，他探出手指，按住那張場的膜質薄翅，居然，一下子就掉落。只剩下光禿禿而底部略胖的蟲體在玻璃墊上爬行。其中兩隻正朝桌上書架底下鑽。

室友宏財進來瞧見：「打死打死！快快快！——那是白蟻，不要讓它鑽進去！」宏財連忙叫道，五指翻飛，一掌將玻璃墊上的傢伙壓得糜爛。

他一聽，旋即自書架底下拖出那兩隻白蟻。兩手用力一捏，白蟻當場斃命。

「牠。你千萬不要小看它們。它們嘴小是小。」宏財一面擦手一面嚷道：「可不輪大白蟻的那對鋼牙。嘿！神不知鬼不覺地，它們可以把你的書、桌子、床板、房子統統吃得碎碎的。」

「咄咄咄！真嚇我好不？——大頭嚇雞！」他覺得宏財說得太誇張。

「說真的。騙你的是烏龜！我姑媽家有一個木箱放在牆角，裏面放的全是我表哥金水唸的一些參考書。這次放暑假，我回去，有一天沒事，打開一看。——呵！我爸我母！——」宏財用手摸摸自己臂膀：「你知莫？——箱內全是白蟻！萬頭鑽動像廁所毛坑糞堆裏的蛆蟲在那裏爬來爬去！看得我渾身發毛，起雞皮疙瘩！」凝視玻璃墊上一灘灘殘骸爛汁中白蟻尖銳的利牙，春福不禁也起了一陣寒意。

「牠那白蟻不是沒翅膀？這——」

「哈！你真沒概念！一樣，都同種！」宏財乾笑一聲：「沒翅膀的是兵蟻、工蟻。有翅膀的是雄蟻、雌蟻，他們，在空中飛翔，在空中交尾，大幹一場！嘿！——然後找地方產卵。」宏財越講越興奮。

春福笑了笑。

「對對對，福地！你家有沒有白蟻？」

春福搖搖頭。

「要小心喔。東西莫放在陰濕的地方。福地——」

……

「福地福地——」英桃尖拔的叫聲聽地自門口驚慌傳來：「福地福地！壞，壞啦！——趕快，趕快，趕快去——」

「什麼事？鬼撞到啦？」春福冷不提防，嚇了一跳。

英桃氣喘噓噓撞進：「宏財，宏財倒會啦——」

「倒——會？——宏財他！」春福彷彿屁股被

狠狠刺上一針。瞬時睜大眼睛，跳了起來。

「獅叔，大頭旺，黑手李呀都趕去！我剛才，從國小回來……」

「那，我的會？——」一陣冷寒直貫春福全身毛細孔：「你娘！——心肝也敢這般黑？」

「福呀！我們的錢？六萬元不，不……」英桃急得哭出來。

「莫哭莫哭！——回來再講！回來再講！」

春福連忙揮手止住，急急牽出腳踏車奪門而出，逕朝鎮中心火速衝去。到了宏財家具店面，大人女人小孩黑壓壓圍堵門前：「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想不到——」「就是講囉！看財啊老實老實！」「人心隔肚皮，阿水嬌啊！——你要怎麼看？」「了然，實在了然！臉皮都落到地面——」

「閃，閃，閃！——莫擋路——」春福怒沖沖劈開人羣直入店內。

「喂喂喂！莫動！這組咖啡色沙發我要——」

「獅叔正大聲嚷道。」「你娘！死狗撞墓孔，吃熊豹膽，竟然敢倒會！」水泥匠阿發粗啞的聲音響起。

阿三走在前面：「明明和他表兄串通，聯合起來詐欺！還說什麼被拖累？鬼才相信！」阿三嫂在後面幫忙抬酒罈：「宏財你會不好死！不好死！你沒天沒良！」「阿吉啊！你趕快去牽輛拖拉車。」賣水果的矮個林呼喚道。「我知啦！」

春福當場楞住。怎麼大家在搶家具？

乍見大頭旺和黑手李自後面抬出梳妝台，春福急急側身擠過去。

「喂，怎麼變成這款？」

「阿財倒會，搬家具抵債！」大頭旺舉起頭：

「你不知喔？緊入去緊入去！先搶先搬的先贏！」

黑手李催促道：「錢討不回來，搬東西白過癮！你還不快去宏財人在後面倉庫快去快去！」

搬家具？春福越聽越火。你娘！搬家具要死？我又不是缺桌缺椅欠酒欠沙發，我只要我的錢！

奔至後面倉庫，一眼瞧見宏財灰著臉佇立倉庫門口，春福一個箭步衝上，惡狠狠一把揪住宏財胸口：

「錢還我！錢還我！——」

「福——福哥！——」宏財嚥了嚥口水：「——抱歉……」

「抱歉？一句話就可以？嗯你把我的錢當作是螺殼，地上撿的？」

「不是啦！」

「不是？」春福用力一絞：「不是！你好大膽敢倒我的會！你！——」

「福哥！你，你莫，莫這麼兇。」宏財呼吸急促：「你聽我解釋！」

「解釋？有啥好解釋！」

「這次，倒會，不是——」宏財長嘆了口氣：「不是我故意倒你們。我，也是被人倒的。」

「你在騙三歲小孩唔？」春福目光炯炯怒視宏財蒼白的臉。

「我若是惡意倒會，你想看看，我老早就溜到天邊海角。還會，還會站在這裏，讓你們吐口水，怨嘆！」宏財頹然低下頭。

是沒錯，春福手放鬆。如果準備好，準備惡性詐欺！倒會！人早就揮翅不知飛到那裏去。

水倒去，拖垮！」

一聽被金水拖垮，春福不禁火上加油怒火高燒。金水那滿嘴假牙銀光閃閃、滿肚圓滾鬆爛的造型，即刻湧上他心頭。

「咄咄咄！——莫說笑講古，你表兄堂堂有錢人。金水草堂出門開轎車的。堂堂竹筍加工廠的經理。」春福惡聲惡氣。

「是啦，是很有錢。外表看起來。出手很大，排場很大，標會時標得很高。」宏財瞄了春福一眼：「我做夢也沒料到竟然被他弄得暈頭轉向悽慘落魄。」

是做夢也沒想到！春福心想。我做夢也沒想到你「以會養會」又跟了金水的會！我做夢也沒想到你最後倒了我的會！你娘！明明打保齡球一個倒一個，全倒！

宏財黯然苦笑：「他跟我的會都死會，老早就標走。我跟他的。咳！都是活會，我都還未標。這大一摔，我摔得真慘。整個人四腳向著天！前陣子，他搞房地產，經濟不景氣，交易困難，資金被卡住了。上個月，他說國外一批機械入來，廠房設備要擴充，手頭很緊，要調現金，要我看親戚的面子上，務必高抬貴手幫忙。你也知，我的人不堪人跟我用軟的。誰曉得——」

「欠債還錢，倒會要討！你跟他討！跟他家人要呀！」春福不覺大聲嚷起。

「討？連他太太也不見，人不知溜到那裏？」

「不然，你要白白送他？」

「我總不能向我阿姑出氣。她老人——」

「阿西！拿他竹筍工廠來抵啊！」春福恨恨道

：「他要你死，你就不管他活，客氣啥？」

「我就是到他工廠，才知道他剩下一個空殼。他錢早已收收捆捆溜得不見人影。工廠，也早就抵給銀行。」宏財抬起頭，望著夜空：「噓！我也真熬！挖太多給他。想說自己人，沒什麼問題。他這一溜，我整個會馬上倒下來……」

「真真沒血沒淚！」春福啐道。

「我實在被逼得沒辦法。現在，我一個月要賠上四十幾萬。」宏財頓了一下：「四十幾萬！不是小數目！昨晚、今天，我手中的二個月又到期。會員要跟我拿現金。我錢周轉不過來。唉！——拿不出就是拿不出來。我也不能去搶銀行。」

「你，你開家具行，生意進進出出，不是錢也有一些？」春福有些不信。

「問題生意進進出出，錢只是經過我手，轉來轉去，挖東補西。咳！我事先也沒提防。金水本來跟我保證七十萬借一個月就一定還。並且拍胸脯保證。誰知，誰知他講話，像在放屁，隨便臭彈。拍胸脯，是在拍著玩。」——宏財越講越洩氣：「你看！——我手頭還有三個會，都是我做會頭。十五號、二十號、三十號的。十五號是你跟的一會。也都到期。我那有能力，憑空變出這麼多錢？昨晚，我先向會員解釋。拜託大家，暫時讓我欠，標會先停止下來，我再想辦法，慢慢還。」

春福默然注視宏財身後牆壁上烏黑的漬印。

「那知會員一聽，像土水嫂，和萬發伯。——土水嫂下月初要嫁女兒，萬發伯月底他兒子要去美國，本來都說好要標這個月的會。——二個人一聽，一口咬定我一定和我表兄兩人串通好，要詐欺！」

一個演黑面，一個扮白臉，一起拐大家錢。」宏財不覺激動起來：「福哥！——你看看！我是不是那種人？我又不是故意要倒，把我說成這樣！——」

人家要這樣想，要這樣講，你也沒辦法！春福心想。

「晚上，這些會員阿三嫂、大頭旺、獅叔、矮個林，大家一起來討錢。我一張嘴說，他們七嘴八舌的喊。我一雙手勸大家安靜，聽我解釋；結果十幾隻手抓過來，簡直要剝我的皮。也不知誰喊『拿東西抵償！』——」宏財整個人頹然靠在牆壁的烏黑漬印上。

「喂宏財，你就這樣白白錢給金水倒去，拿去用得爽歪歪，吃得歪歪爽？」一想到金水的嘴臉，春福就火大：「你去法院告他，控告他詐欺呀！」

「有效嗎？」宏財慘淡一笑。

望著宏財萎靡喪氣的神色，春福記起大前年宏財結婚時那喜孜孜歡愉的笑臉，真是前後判若兩人。那次喜酒擺在民衆服務站。自己有事，延後才到。結果好死不死被招待和金水同桌。席中，金水大塊朵頤，一面猛嚼一面口沫橫飛：「哈！人生隨便！人一生就爲了兩張嘴。一個吃，一個放！嘿！——」此刻端上大龍蝦。金水手一邀，便先飛快伸出筷子：「來來來！能吃就吃。這個很補！吃了會活跳跳。嘿！——」金水乾笑兩聲，滿嘴銀亮的假牙在燈光下刺目地張開：「若我，金水！除石頭、鐵釘不吃外，每項都吃。——來來來！各位，我敬你們一杯。」金水站了起來，圓滾的爛肚子抵在桌沿。自己一直坐在金水對面，冷眼旁觀。

每項都吃？春福一想到這句話，不禁暗罵。你娘！每項都吃！有錢的倒無錢的，多的吃少的。果然，把宏財一下子吃倒！——

「福哥！——真失禮！你的會錢……」宏財囁嚅道。

春福悶不吭聲。

「我，我也沒想到事情會變到這樣不能收拾。

……裏面，還有一組梳妝台！」

春福搖搖頭。

「你搬去……」

春福不搭腔。心想，自己又沒女兒要出嫁，搬梳妝台做啥？不需要。

「福哥，莫這樣！你不搬，也會被人搬走。」

「我不缺這個。」

「拜託，你不搬，我會不安心！」

直視宏財那認真的神情，春福緩緩吐了一口氣：「好吧！」

「倉庫左手邊，有一輛拖拉車。」

春福將拖拉車推過來。

「地小心！看路。」「很重！要扶住！」宏財

幫著春福把梳妝台搬上車。春福雙手用力扶車前的木柄。

「看開一點！財啊！——」

「會啦！」宏財揮了揮手。

推著沉重的拖拉車，春福一步一步的踩在柏油路上，內心一直沉甸甸。心想，宏財也真是！幹嘛把身邊的錢都吐出來借金水？借人錢也不要這麼徹底。就是親戚，也不必這樣！這下子，看你怎麼再在鎮上站起？名聲一旦打壞，要再修補，再立起來

，那就難！也不知財地神經線那一條沒絞緊！整個心肝挖給他表兄吃，人家金水却把你的心肝放在地上踏！實在，實在頭腦破一個洞！就算你阿姑對你好，以前讀書常幫助你學費，也不用那麼信任金水啊——

春福用力推著車子，心裏越覺得不甘願。你娘啊！金水這個爛肚，搗你千萬代！實在真臭！早知他這麼橫逆，早知他這樣沒天良，當時相罵，就該幹他一架，好好揍他一頓，把他攆得屁滾尿流！爛肚子流湯！假牙全落下來！——哇塞！金水他還會說若不是看宏財的面子，他要叫人來修理我！呸。他敢講我不敢聽！若不是我看在宏財的面子，當時就大打出手。——

那天，從鎮公所回來。椅子還沒坐暖，金水怒沖沖帶著他兒子阿忠踏入庭院。

「春啊福！——叫你兒阿龍出來！」金水兩手又在圓滾的肚腰上：「你兒阿龍真行，真厲害，還會出手打我兒！」

「阿龍！阿龍！出來出來——你怎可以出手打人？」春福聲色俱厲地把兒子叫到面前：「你說，你怎麼可以打人？」

「呀得……呀，阿忠說我們住的地方，是破盾、乞丐窩！」阿龍低下頭委曲道：「他罵說這是落後民族在住的！」春福眉頭一皺。

「說你是破盾乞丐窩不行？騙笑！這樣就要打人？哼！」金水食指直刺向小龍的小腦袋瓜，兩排烏黑銀牙張得開開要咬人似的。小龍嚇得人往後縮。

金水粗聲吼道：「破盾就是破盾！乞丐窩就是乞丐窩！還怕人講？——」

春福這一聽，再也按捺不下，猛然站起：「喂喂喂！講話要有水準要有分寸！——我們什麼時候做過乞丐？向人伸手？向人討飯吃？我們跟你伸過手討過飯？——你跟我說清楚！」春福怒眼圓瞪，挽起袖口，欺向金水。

「咄咄咄！你兒子先打人！你敢這麼兇！」金水不甘示弱，兩肩向後一板，突出他的爛肚。「是誰兇？是你在這做戲，在這講話侮辱人！」春福拳頭握得粗筋怒突。

「你真惡霸！哼！想要打我？」金水再加大聲音。

春福舉起拳頭：「你若還在多站一秒鐘，我就不客氣！——」

「好！春啊福！——你給我點紅作記號！我若不是看宏財的面——」金水悻悻然：「我就叫人來修理你！修理到精細細！讓你倒下來到樹下乘涼！——」

金水轉身帶著他兒子走出庭院。

望了金水的背影一眼，春福啐道：「呸！——像在放屁，真臭！」

真臭！金水這個爛肚的！可惡，不要讓我碰到！碰到的話，哼！一定把他那兩排假牙揍得落下剩沒幾顆！——春福猛吸一口氣。

「福地！你戴梳妝台回來作啥？」英桃的聲音遠遠響過來。

「你腳踏車？」英桃站在門口前。

「來來來！來幫忙助搬一下。」春福將拖拉車

推進庭院：「自宏財店裏搬的。我的車放在門口。」

「會錢要到沒？」

英桃走近，雙手扶住梳妝台一邊。

「小心小心！注意！莫撞到門檻！——」春福用力抬高，一腳先跨過去。

「福地！會錢？」

「錢？錢都給水流去！宏財現在只剩一個人，空空空！——」

春福蹲下身：「好好！放客廳，靠這角。」

碰！——英桃突然放開手。

春福心一震。抬頭，乍見英桃臉沉下來。

「宏財沒錢還，拿這個梳妝台來抵押。」春福平緩的說道。

「沒錢還？沒錢看你要拿什麼來修理屋頂？」

英桃的聲音突然尖拔上揚：「雨季要到了。到時——還說要裝熱水器、買電視？——」

「你聽我說，莫生氣！——宏財給他表兄金水倒會，兼錢被金水借去沒還，沒法度，才會弄到倒會。現在，你把他打死，也打不出錢來！」春福按下脾氣解釋。

「去年，誰叫你要跟他的會？你看！」

「桃地。你怎麼全部怪我怨我？我看財地人很有信用，家具行生意也舞得不錯！」春福有點不悅：「你還說？我跟時，我也有問你。你沒說不好啊！」

「我也沒說好啊！——」話一出口，英桃的眼淚跟著撲簌簌流了出來。

「莫哭啦！我再想辦法。」春福嘆了一口氣，

一隻手搭在英桃顫動的肩上：「暫時忍耐一下！」

「忍耐？要忍耐到什麼時候？像王寶釧住寒窯忍耐十八年！」英桃身子一晃，甩開春福的手，兀自走向阿龍睡的内面間。

被英桃這麼一說，春福覺得很沒面子。堂堂一個男人沒才調讓太太住得舒服，過得愉快，實在：望著英桃離去的身影，望著客廳一角默默站立的破電視，春福心情一陣惡劣。算了！人沒錢，講話就莫昂聲，嘴合起來才對。咳！誰叫前幾天自己在那邊打如意算盤，越講越高興，愈說愈得意，好像整個舊房子裏洋溢著新澄澄喜氣洋洋的味道，連平常不太愛笑的英桃也嘴角帶著一股笑意，彷彿改頭換面的日子就到了。結果，這下子，上齒咬到下舌，找鬼也哭沒爸！噓！——春福懶洋洋的走入外面間，一屁股坐在床板上。唉！女人真是。哭就讓她哭。今晚睡這裏，免得聽她在耳邊哭哭啼啼，啞泣個沒完。啞呀——一聲，春福燈沒關，整個人便朝書架下一堆過期報紙的位置躺下。大床上靠牆黑褐木櫃上嵌的鐵環發出啞啞撞響。

躺在床上，紛雜的思緒仍在心田裏縱橫交錯。想想自己這次真是走路踩到一大團牛屎，明明倒了八輩子的霉。只爲了貪些小利息，利息比放定期存款還高些……現在。唉！血本無歸，只得倒一個梳妝台。無聊時，自己摸鼻，照鏡子。你娘。現在的人一肚子就想吃人的血汗錢，要吃不自己賺！滿肚子裝著些爛臭的鬼主意，外表却銀光閃閃，看不出來。我是看宏財人可靠、老同學，沒什問題。宏財想說金水他表哥也可以信任。結果，好了，金水一口氣推倒骨牆，一個接一個，全倒！闔上眼，金水

滿嘴烏黑亮閃的假牙、圓滾發爛的肚子，像走馬燈般在春福腦海裏明滅。

側著頭，平貼草蓆，春福頭殼裏交織著高頻率的雜音。隱隱約約間，一聲聲細微噬咬的聲音在耳際近處揚起。什麼聲音？老鼠磨牙？蝙蝠在叫？蟋蟀在啼？隔壁房的小龍在咬牙齒？……春福翻翻身，再聽。那噬咬的聲音絲毫未止，一聲緊似一聲，恍若螺絲釘不停旋入木板中的音響，不絕，如縷。奇怪？這是什麼聲音？以前沒聽過。春福暗暗納悶，屏住呼吸，再傾聽，仔仔細細的聽。呵！那一聲緊似一聲咬牙的尖音切齒的細響正是從那堆報紙裏傳出。

春福支起半身，隨手把報紙掀開。媽呀！一大片白白胖胖蛆般的蟲體密密匝匝亂糟糟擠在千瘡百孔的報紙內草蓆上床板間鑽來竄去。一陣冷顫直衝春福腦門。白蟻！——是白蟻！春福驚慌放開手，全身直冒雞皮疙瘩。

春福連忙下爬，掏出打火機，小心翼翼將霉溼而滿聚白蟻的報紙放置地上。一把火揚起，報紙在火舌中焚化，縹緲白煙冒起。

「唉喲！——」突然春福覺得手背有些酸癢。低頭一看，一隻大白蟻正狠狠咬他手背，另外有一隻小白蟻在他手腕上爬行。

畜生！他急急將白蟻拂落地面，一腳踩下去。再回到床板上，探頭到書架底下。只見草蓆裏床板間湧出一大羣白蟻，亂紛紛四下疾走。莫蓆床板早被咬得體無完膚。蟻怪的痕跡一個接一個正依沿牆角迤邐直向靠牆的黑褐木櫃。「莫非木櫃裏也有白蟻了？」春福一想糟了，不禁惡性大發，點燃

打火機，直逼草蓆床板間的白蟻。白蟻當下慌張起來，四處竄走。熊熊火焰燒過去，白蟻一個個匍匐倒下。

春福再把火焰逼近倒下的白蟻。在火焰的蒸炙下，蟻體黃白圓滾的肚子逐次膨脹，膨脹！——而後，嘖！蟻體脹破，自尾部濺出一道白汁，灑在稀爛的床板上。逼視白蟻脹破後又扁下的肚子及尖銳的口角，一種發洩的快感湧上春福心頭。於是，春福越燒越爽。一隻隻白蟻在打火機火焰的猛烤下，圓滾的肚子越來越膨脹越來越圓滾，而後嘖！嘖！嘖！自尾部濺出白汁一道道——

呵！——春福連連打呵欠。真累！掃了一眼書架下戰場上白蟻橫七豎八的殘骸，春福心想，算了，黑褐木櫃底下的那羣傢伙，明天再收拾牠們！情緒一放鬆，春福覺得眼皮愈來愈酸澀，越來越鉛重，昏昏沉沉裏走入夢鄉。

隱隱約約前頭的斜坡上有一個人影正在前閃動。

看他走路的姿態，很眼熟。

喂！——老兄啊！——等等我！春福大叫。

對方聞聲回過頭，在暗淡的光線裏，遠遠望去看不清楚。只覺得對方肚子突突的，滿嘴銀牙烏亮。

對方一見，馬上扭轉身子，快步飛奔。

金水？對！一個意念閃過。一定是他。好啊！踏破鐵鞋無覓處！春福拚盡全力追趕上去。金水莫走！——春福逼近。

突然對方背上長出兩張長長的翅膀，胖胖的軀體直飛上山頂樹林裏。

春福急急追上山頭趕入樹林。募地，腳一踏空——整個人若石頭墮力加速度往下墜往

下落往下墜落谷底。

春福大叫不妙。快到谷底，赫然，春福瞥見白蟻黑壓壓密匝匝佈滿谷底，個個圓滾的肚子挺起，張開滿嘴銳利的牙齒，準備咬上來！啊——

春福一聲慘叫，驚醒過來，嚇得一身冷汗淋漓。揉揉惺忪的睡眼，一睜開，牆角那黑褐木櫃立刻映入眼簾。看看窗外，天色已亮。

想起蟻垤的痕跡沿伸到木櫃，春福馬上頭探了過去。一看，底層大抽屜的隙縫間沾滿土黃的斑點。兩手用力一拉，大抽屜卡得死死的，動彈不得。春福即刻下床，找出鐵鎚，上下敲鬆，小心謹慎地將大抽屜整個拉出來。抽屜內最上層黑色絨布大衣已一個小洞接一個小洞。洞口邊緣有些白蟻爬上爬下，探頭探腦。

春福兩手托住抽屜底部，直接捧到庭院中央。

「你神經是不？一大早就這個幹什麼？」英桃自廚房走過來。

「你看！裏面全是白蟻——」春福掀開上面黑色絨布大衣。只見犬牙交錯的孔穴、蟻垤黏附的領子袖口、碎裂發黃的霉溼布條間，大大小小白蟻縱橫錯綜地蠕動鑽爬。

「噁！驚死人！這麼多蟲鑽來鑽去！」英桃捂住嘴尖叫。

春福將院落斜靠牆壁的一個大鋁盆拿過來。

「什麼時候有的？」

「我也不知。昨晚睡時，才發現。書架底下，一直延到這木櫃底下，統統有白蟻。」春福探些紙片碎木片丟入盆內，將火點燃。

晨光中，春福將大抽屜內一件件被咬得面目猙獰的衣服丟入火中。火熊熊燃起。噼噼啪啪的微響自盆內傳出。白煙揚起。

「我去菜市場買豆腐和醬瓜。福地。」

唔！春福點點頭，蹲了下來，接二連三將衣服底下堆被咬成不規則網狀的厚紙片拋入火海。

「爸——你在燒啥？」阿龍的小腦袋探過來。

「白蟻呀！」

「爲什麼要燒？」

「不燒死，它們會越來越厲害，會把整個櫃子吃光光！」

小龍眼睛盯著一閃一閃的火舌：「怎麼我們家會有白蟻？」

「白蟻愛陰溼，我們的房子溼氣重，像外間房的牆角——」春福停了一下：「白蟻，很容易生出來。知莫？」

小龍的小腦袋點了一下。

此際，亮澄澄的晨曦斜射在這久來塵封不見天日的陰溼大抽屜內，蟻族頓時起了一陣大騷動。黃白的軀體爬來竄去，紛紛四下避開，逃入朝陽照不到的角落。春福眼光一轉，注意到右下角有一頂小

圓盤帽，帽沿被白蟻咬得亂七八糟，帽頂已破一個大洞。咦？那不是我國中時的帽子？

春福伸手揀了出來，抖了一下，附在帽子攀爬的白蟻紛紛落在紅磚地面，落在亮堂堂的陽光裏。在陽光裏，白蟻似乎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橫衝直撞，奔來竄去，而後竄上磚塊間的溼土裏，躲入溼土間的小草下。

春福收回視線，乍見剛才小圓盤帽覆蓋的底下有一疊鈔票。鈔票上滿坑滿谷的大小白蟻密密麻麻湊在一塊。小白蟻溼溼透明的軀體不停晃動。春福一下子呆住了。咳！白蟻竟然住在鈔票裏。

春福探手取出潮溼的鈔票，一大羣白蟻掉落地面。噁。是一疊伍拾塊的！奇怪？誰把錢藏在這裏？——

「慘啦慘啦——福地——」

募地，英桃手提豆腐醬瓜三腳高二腳低跑進來：「宏財！昨晚！自己割手腕！」

冷不提防，彷彿被人用鐵鎚狠狠地敲中腦部，春福手一鬆，千瘡百孔的鈔票墜落盆火裏。

「人有沒有——」春福驟然轉身立起。

「昨半夜，送去台南醫院。急救！」英桃上氣不接下氣。

「救活沒？」

「不知！」

「宏財你！你——」春福氣得不禁蹬腳大罵。你，實在，真愁！愁到有剩，愁到要去替人死！

割手腕，白白流血！這樣值得？這樣，人家就會同情你？阿西！人家反而指笑你！你娘，你的頭殼莫非真的破一個洞嚕？你四腳翹上天，人家金水活得爽歪歪！聽你自己殺，一滴眼淚不會掉，搞不好，人飛到國外，笑你自己找死！——鋁盆中的火越燒越猛，風一吹，嗆得春福眼眶直淌淚水。

你娘！都是這個爛肚的金水！鋼牙的金水！春福憤然將抽屜底部硬化木屑、細細碎碎紙片、老鼠

屎、小瓶蓋、萬頭鑽湧的白蟻，一股腦倒進火海裏。火舌熾烈暴漲，白煙一股股竄出。

翻過來的抽屜底部，露出一個大窟窿，愕然對著青天。淌著淚水，春福愕然坐在石階。幹！昨晚人還跟我笑笑！今早就躺下來！這……低下頭，腳前溼土稀稀疏疏的草叢裏，一隻碩大的白蟻正往前疾走。一口像箱子般尖銳的利嘴、黃白圓滾的爛肚子，一清二楚的進入春福眼底。一股無名火不禁

在胸中黃漲。

金水你！——看你跑到那裏去！——春福咬牙切齒地啐道。人一傾，手一捏，將白蟻捏放在紅磚塊上。白蟻掙扎往外爬。春福掏出打火機，狠狠一撥，火焰燃起，直逼白蟻身上。白蟻立刻僵倒在地。淚影裏，春福將火焰貼上白蟻軀體。白蟻圓滾的爛肚子逐漸膨脹——膨脹——脹破！嘰！——一灘白汁濺射在紅磚上，在陽光下。



沈耀初 陽古樹 1944

（原載：中外文學月刊〔台〕一九八四年一三卷六期一六五—一八〇頁）

征途

(上)

陳萬源

隔了一層玻璃帷幕，會議室內的氣壓與諾瑪颱風過境後的氣壓形成強烈的反比，四十幾張凝重的臉，足夠把空氣冰凍起來。

四點整，老烏鴉推開董事長室大門，昂頭挺胸的走到主席位子坐下，用他那雙黃澄澄的眼球掃視一圈，正經八百的揮一揮手，像是在撲打齷齪的蒼蠅似的，然後拔高聲調說：

「今天的會議依照往例，先檢討上個月的業績，再請各課報告工作計劃。黃課長，先由貴課開始。」

「咳！」老黃整了整手中的資料，順手摘下金絲框眼鏡，佈滿血絲的眼球便裸程出來，那是昨夜十六圈苦戰的後遺症。他說：「企劃課上個月接了三件案子——香香飲料夏季獻禮、北極冷氣和天堂家園開發計劃。前兩件已經正式簽約，天堂家園也已大致定案，順利的話，三週之內可以換約。不過，據說『華通』有意插手，但我們相信可以輕易擊敗他們。」

「哼！」老烏鴉用鼻子吹了一管氣，全神貫注在老黃遞過去的企劃書上：「請扼要解釋一下。」

「是！」老黃捏緊茶杯，用低沉的聲音分析

一連串的數字、金額……

「黃課長。」老烏鴉冷冷的打斷他：「照這個案子看起來，我們全公司上下幾十個人苦幹了三個月，却連個子兒都撈不到？」

「咳！這個——」老黃頰上的肌肉抽了兩抽：「報告董事長，我認為這是個策略，我們……」

「策略？」

「是的，目前……目前景氣低迷，同業競爭得厲害，據我們所知……」

「黃課長！」老烏鴉把企劃書望桌上一甩：「我幹這行已經十七年了。」

老黃顯然摸不清他的意思，低應一聲是；老烏鴉逕自說：

「十七年哪！我什麼樣的風浪沒看過？不景氣？不景氣又不是今天才發明的，也沒聽過誰還幹蝕本的生意的。」

「可是……」

「不要再提了。我希望貴課再研究研究，重擬個案子。」

「是！」老黃活像一隻鬥敗的公雞縮了縮脖子。

「還有呢？」

「業務課上週Pass過來兩家新客戶。」

「兩家？」老烏鴉暴睜雙目，剛嚥下的咖啡就要噴出來的樣子：「馬上就滿四個月了，才兩家？」

老黃用事不干己的眼神向我瞟來。

「這個——」我只好起身解釋：「報告董事長，最近因為……」

「不景氣？呃？」

我覺得一股血氣沿頸項上湧，老烏鴉似嘲非嘲的笑意更讓我冒火，可是一想到我的前任沈強的下場，口氣便溫吞了下來。

「報告董事長，這兩家一個是『長安』的關係企業，一個是外資集團，本課同仁費了很大的力氣才爭取到的，我相信可以開發為長期客戶。」

「嗯！說下去。」

於是我說明這兩家的主要產品，市場潛力及業務運作概況等等；總之，前途大好，一片光明。直到老烏鴉摸了摸下巴，心裡才鬆了一口氣。這點我很瞭解他，「細水長流」向來是老烏鴉作生意的金科玉律。

接下來是庶務、媒體、會計課的報告，冗長而又繁瑣。我瞥見老烏鴉掩手打了個哈欠，我知道會議就要結束了，這個信號奇準無比，一如他腕上的勞力士錶，當然，散會前免不了有一段訓誨，老烏鴉會用他沉重的神色，一如財經首長出席聯席會議一般，引經據典的預估景氣復甦的來臨等等。

當老烏鴉一聲散會，窸窣地踩著他的澳洲小牛皮鞋離開會議室時，正好五點三十分。這是老烏鴉的獨門絕活，數十年來千百場會議畢竟不是白開的。

茶色玻璃很氤氳的隔開了一場惱人的驟雨，已是華燈初上時分，路上行人却稀落得不成行伍。

「楓林」咖啡屋從來不曾這麼冷清過。秋菱在陰暗的燈光下甩著烏黑溜亮的長髮，依舊那麼明艷動人。

「小曹，」她用麥管吸一口柳橙汁，優雅無比的說：「我看沈強是瘋了，成天喝得醉醺醺的，一臉鬍渣子，滿眼血絲，看了都噁心，我簡直快不認得他了。幫幫忙，去跟他談談。」

「大小姐！」我肆意的以輕鬆的口氣說：「如果談話有用的話，妳比我適合。」

「別這樣，過去他常說你是他唯一的朋友，他或許會聽你的。」

「談什麼？說他才高八斗，應該善自珍惜，還是說他一表人才，不要妄自菲薄？」

「小曹，你說這種話太不公平。我知道你在嫉妬他。」

「嫉妬？」我差點爆笑出聲：「好吧！有機會我試試看。」

「什麼機會不機會，我要你去找他，現在就去！」

「秋菱，妳以為這是什麼事？扮家家酒？」

「我不管。你一定要去。」

我除了說好以外還能怎樣？於是我們各自點了一客快餐，秋菱只意興闌珊的吃了兩口，便付賬出來。

風比傍晚時分增強了一些。在計程車上，秋菱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小心翼翼的說：

「小曹，老實告訴我，你跟沈強是怎麼鬧翻的？」

「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有原因的。」我說。

「你騙人。」

「那——妳以為是什麼原因？」

秋菱楞了楞，突然露齒一笑：「你們男人的事情誰曉得。」

我笨手笨脚的燃起一根煙，藉以掩飾一股不安的感覺。我可以想像她腦子裡想的是什麼，秋菱無疑是個聰慧的女孩，老烏鴉常說他這一生最得意的事有兩件，其中之一是他半生戎馬，解甲下來後竟能赤手空拳的打下一番事業，另外一件就是養了一個拔尖的女兒。秋菱很可能老早就知道自己的份量，只可惜她遇到的是沈強。

「其實沈強是個真正的英雄。」秋菱突然神態恍惚的說：「只是沒人瞭解他。」

我素來不反對英雄寶馬、名劍烈士之類的事；人生於世，享受一點浪漫並不是什麼奢侈的事，所以我沒作聲。

「小曹，你說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搖了搖頭，略作沉思狀。

「我承認過去有一些——一些任性；可是對沈強不一樣。他有很多缺點，有時自大狂妄、有時尖酸苛薄，可是我不在乎。我知道他心理負擔很重，我也努力的想替他分擔，可是結婚半年多了，我連他腦子在想些什麼都不知道。哎！我怎麼辦？」

車子拐進沈強所住的巷子時，秋菱纖弱的肩胛突然輕輕顫動着。

「冷嗎？」

「沒有，」她甩甩頭髮：「老實說，我很緊張。我已經半個月沒見到他了。上回他說如果我再去找他，他會殺死我。」

「說什麼瘋話？」我不能再沉默了。

「真的，他不是開玩笑的。當初：我並不是真的要離開他，可是他有時實在太——太霸道了。」

下了車，秋菱拉住我的手說：

「待會兒你可不能惹他生氣。」

我才該為這句話生氣，「我不敢，」我指指沈強房間黑漆漆的窗戶說：「而且不必，他根本不在。」

秋菱楞了半晌：「上去看看，也許在。」

「現在才九點，難道妳以為他會在這個時候睡覺？」

她當然跟我一樣不信。於是我們沿着闐寂的巷子漫步。

「也許我們可以去喝兩杯？」

「呃？」我有點訝異：「像沈強這樣，買一

點牢騷？」

「只喝一點點。」

「不行，」我斬釘截鐵的說：「妳最好回去睡個覺。」

「才不。」她把小嘴一噘：「我要教訓教訓他。」

「誰？老烏鴉？」

「不許你這樣叫他。他是我爸爸，你的老闆。」

「是，對不起，走吧。」

「我說我不回去。」

「多久？兩天還是半個月？讓他報警協尋？」

「

放心，他鬧不起這種笑話。」

「隨便。」我說：「我可得養點精神好奉獻給令尊的事業。」

「小曹，」她突然把牙一咬，帶點無邪的神情說：「我到你那裡去。」

「什麼？」我相信我一定跳了起來：「少胡鬧，諾！兩百塊拿去搭車。拜拜！」

直到我匆匆跳上一部計程車，還聽她一逕叫罵：「天啊！你真不是東西……」

半年多來我一直以為要沈強主動找我簡直比晴天打雷更不可能，偏就在下班前幾分，他的電話來了。

「九點老地方見，有事跟你談，行嗎？」

沈強會這樣客氣的徵詢對方意見已經是個例外，通常他都是指定時間、地點；對方的意願他是無暇顧及的。

我們生長在同一個眷村，直到大學才分讀兩校，因此我們之間的情誼多少都帶點命定的成分。我一向不太瞭解他，原因不在我們相處的時間不夠久長，而在於他的個性。他聰明機敏，但總挾雜着令人敬而遠之的沉滑。服兵役以後，沈強有了較明顯的轉變，特別是即將除役那一陣子，他的來信隱約透出一股焦躁不安的氣息，我不知道他在恐懼些什麼。

大四那年課程很少，沈強便常有機會跑到臨海小鎮去找我。通常我們都會喝得幾分醉意回到我寄居的斗室，然後他會吸一口濃濃的煙望燈罩噴去，用舒緩的聲調說：「就像生命一樣，無聊、盲動。」第二天臨走之前他總會不厭其煩的再一次強調：「我就只有你這麼一個朋友了。」我只朝他苦笑一笑，畢竟，那並不是很榮幸的事。我到達沈強選定的咖啡廳時已接近九點半，他正慢條斯理的啣着啤酒。

「老友，」他把酒杯擱下，深深的吸口煙說：「我們可以像以前一樣的談嗎？」

「對不起，」我希望他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實在有點累。」

「聽好，我有一個偉大IDEA，」他說：「只要我們攜手，天下還有什麼不可能的事？」

「我不懂你的意思。」

「別急，一也包頭帶用力捺在罐裡，那東西

偏不肯斷氣，裊裊娜娜的飄着幾絲藍柱。」待會兒告訴你。先說你的情況，我是指老烏鴉那邊。」

「還不是老樣子，忙個沒完，却看不到成績。」

「嗯哼！」他的神氣好像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這就是在老烏鴉手下做事的後果，簡直比一個螺絲釘還不如。」

我搞不清楚他的真正意思，默不搭腔。

「老友，『聯合』你是待得夠久了，老實告訴我真打算就這樣待下去？」

「什麼意思？」

「先回答我。」

「不知道。」

「如果……」他頓了頓說：「你現在待遇多少？」

「二塊七。」

「如果給你三塊五或更多一點，你會不會考慮？」

我可能楞了半分鐘之久，我先得弄清楚他的意思。以廣告公司來說，我這種待遇已經是中上；而「聯合」雖算不上第一流的公司，起碼也差不到那裡去。

「沈強，我要知道你真正的意思。」

「很簡單，我要你離開老烏鴉，加入我這邊。」

「你這邊？」

「可能我得說清楚點。老友，我決定成立一

家公司，只要你點頭，我們合作；三年內我要叫老烏鴉閃一邊涼快去。」

「你跟我？」我用手巾拭了拭掌心。

「夠了。」

「沈強，我想你很清楚幹這行須要多少分量？」

「那是過去。」他說：「時代永遠往前走，新觀念可以取代一切，包括金錢、人情，甚至理法。我的做法不一樣。」他向服務生打個再要一瓶啤酒的手勢繼續說：「這行其實沒什麼，要點只有兩個——觀念新、速度快。第一樣我都有；至於第二樣，我只要一間像樣的辦公室加上兩支電話就夠了。」

沈強的計劃是，成立一個廣告媒體資訊中心，發行同業雜誌，專門提供廣告市場情報。說穿了，其實就是賺廣告費。

「當然，依情報為生，就得有情報來源。我們可以在各大公司安排眼線，只要給這個——」他用拇指、食指圈成個○形：「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管怎樣，我終於弄懂他的意思了：『初期的投資總是要的。』」

「不多，二百塊夠了。」他說。

「平凡？你說的是，我可不是。」他把語調提高了幾分：「就算原來是，我也要改變它。」

「呃！」我輕聲輕氣的說：「我相信您一向堅持年輕就是一切的信念，但是——一個人只能年輕

一次。我——我希望你在做任何決定時，不要——」

「謝謝！」他顯然沒有耐性聽我說下去：「『你有？』我問。二百萬對家無宿糧的沈強來說畢竟不是個小數目。」

「我沒有。」他眯眼一笑，帶點邪惡的味道：「可是秋菱有。」

「她？」

「前天我向她提過這個計劃，起先她也是嚇得目瞪口呆，現在她跟我一樣有信心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上回聯袂拜訪沈強後的兩個禮拜來，絲毫沒有秋菱的信息了。

「沈強，」我儘量把語氣裝得平靜一點說：「算了吧！我們都是平凡的人。」

大二暑假那年，班上一個女同學跟家人到歐美玩了一趟。當我知道我打從出娘胎到那時的所有花費還不夠她這一趟開銷時，我就已經下定決心，我不容許我的生命如此卑賤！」

他用一種平平淡淡的語氣說出這一段話，冷靜得好像在數說一段年深月遠的故事一般。這種神情我莫名的不安，我突然有一種很荒謬的想法，我不知道他跟秋菱的婚姻是否跟這段故事有關。繼而一想，這想法太卑鄙了，於是我肆意的笑了笑。

「你覺得可笑是嗎？」沈強眼球已經泛紅，酒精一定在他的血液裡奔竄不息：「人家吃蛋要為換花樣費盡心思，在我們則永遠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只用一種方式——蒸蛋。一個蛋調成稀稀的一大碗，上面還得鋪上厚厚的一層蔥，蛋

反而變成佐料了，你能想像那種味道嗎？十幾年來，我一聞到葱味就作嘔。我會告訴媽媽，長大後要買一卡車一卡車的雞蛋、鴨蛋、鵝蛋回來。現在當然不必了，我只希望天堂不要這麼缺蛋才好。」

「沈強，那不是誰的錯！」

「是的。」他猛睜眼臉：「我也無意追究有沒有誰錯了，我只是不准他再發生。」

「呃！不早了，我得回去。你呢？」

「我再一會兒。再見，老友！」他說：「我知道你需要一點時間，我給你三天。」

我還記得半年前沈強離開公司的當天，當著我的面向老烏鴉展示他勝利式的微笑宣佈他即將與秋菱公證結婚。他說：「省省吧，你已經老了，講實力你比我強，至於魅力——嘿……」

老烏鴉板著一張紅裡透青的臉，用他數十年的修為極力抑制著情緒；他知道他不能失態，否則他會敗得更慘。

我則尷尬萬分，不知道該站在那一邊。一個是自己引荐進來的同事兼老友，一個是衣食所寄老闆。在這種情況下，最聰明的辦法是保持中立，可是當我轉身準備離開時，沈強却用他強而有力的臂膀搭在我肩上：「老友，不要辜負了年輕，年輕就是一切。再見，祝你好運！」然後揚長而去。

第二天沈強跟秋菱在地方法院公證結婚。同

事間傳說秋菱離開老烏鴉時哭得梨花帶雨，沈強却在旁冷笑。不過這也僅限於傳聞，畢竟誰也沒有親眼目睹。

婚禮當然是很淒清的，因為連我這個被視為唯一的朋友都沒去。當天晚上老烏鴉興緻昂揚的請我吃飯，大概是喝了一點酒的關係，我竟莫名其妙地向老烏鴉表白會盡量疏遠他們。

「錯了，錯了。」老烏鴉連搖頭，而且一改平日嚴峻的面孔，帶着我陌生的微笑說：「你是他們的朋友，而我還是父親呢。你應該多接近他們，找機會幫助她。」

「呃！這——」我確信我聽到他說的是「她」而不是「她們」。

「不要多心。」老烏鴉右手掌一攤，左手却把一根牙籤「喀」一聲折斷：「我對我的女兒有信心。只可惜，哎，沈強在某些方面的確是個天才。」

我不自禁打了個哆嗦，老烏鴉繼續說：「年輕人有點夢想不算奢侈。秋菱還是個孩子，我瞭解她，我知道她需要的是什麼。過去一直都是這樣，以後還是這樣。我雖然老了，也不至老得完全沒有用處，不是嗎？」

他雖然用的是疑問句，但是我知道那並不是在問我。於是我根據老烏鴉的指示，把他們婚後

的一舉一動都詳實的報告他。直到有一天沈強醺醺然的一把揪住我的衣襟：

「好傢伙。不但沒幫助老朋友，反而扯我後腿。」

「沈強，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幹間諜，打小報告，你真讓我失望。」

我看秋菱竟然沒有阻止他的意思，一股濃濃的羞辱感襲上心頭。我甩開沈強的手，大步走出他的家門：「沈強，就算你喝醉了，也不能這樣對待朋友。」

「朋友？祖上缺德才有你這種朋友。」

就在這件事情之後的四、五天光景，秋菱跑到我住的地方來。

「我來向你道歉。你知道，他心裡煩，有時會比較……比較不講理一點，你一定要原諒他，我……」

她說話的神氣就像一個犯了錯的小女孩，我不禁陞陞起來。兩個多月的婚姻生活，秋菱整個人瘦了一圈，顴骨明顯的凸了出來。看她一副愁惱的神色，我知道我該扮演什麼角色。

「放心，我不會介意的。」

她突然期期艾艾的說，沈強不知跑到那裡去了，可否請她吃個飯。

「妳不知道他在那裡？」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秋菱幽幽的說：「有時隔兩三天回來一趟，連個電話都不打，我不敢問他去那裡。」

「什麼話，妳們是夫妻呀！」

「又怎麼樣？唉！吵也吵過了，就是……，也許你不相信，他還打過我。我不懂他為什麼好像對一切都懷恨在心，連我老爸爸錢也是我的錯似的。」

我張口結舌，這不是我能夠想像的結果。

「那他這陣子都在幹啥？」

「唉！」秋菱把眼瞼一闔：「誰知道，一會說要去教書，一會兒說要考特考，一會兒又說要去擺攤。實際上除了抽煙喝酒外，他連太陽都懶得曬一曬。」

「秋菱，有些問題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關於他？」

「嗯！他心理上有些……有些比較……」

「我知道。」她細聲細氣的說：「自卑。有時他會在熟睡中大叫一聲驚醒起來。可是我又能怎麼辦？」

「妳要給他一點時間。」我說。自己都覺得很空泛。



征途 (下)

陳萬源

「唔，我不知道。有時真想同爸爸那邊。呃！你知道，沈強已經好幾個月沒上班，最近我們一直很！很！」

那次我給了她三萬元，她怎麼向沈強解釋來路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這樣也不過維持了兩個月光景。清明節過後傳出秋菱回娘家的消息。老烏鴉陰沉沉的臉色也放晴了，逢人便口沫橫飛的把沈強口誅一番；據他的說法，他女兒是帶著幸福的笑容重回他的懷抱的，而他也像一些偉大的父親一樣，寬容的接納了這隻迷途的羔羊。

老烏鴉邊講，我心裏邊盤算。沈強跟秋菱的婚姻正好期滿四個月。到現在，兩個月又過去了，我不知道老烏鴉一心一意要解決法律手續辦好沒有。可以想見的是，沈強在這方面絕不會放棄使刁的機會。

中午剛過，老烏鴉依例帶着他的「機要」徐福到公司來，不同的是，兩人陰沉的臉色和急躁的步